

战争与无治主义者

乌克兰的反权威视角

佚名

2022年2月15日

目录

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活动	5
无治主义者在 2014 年的抗议活动中的作用	7
战争的开始	10
虚假信息	14
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	16
未获承认的共和国的支持者	20
乌克兰极右翼的崛起	22
战争期间无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	24
亲乌派	24
亲俄派	28
是否存在与俄罗斯全面战争的威胁？一个无治主义者的立场	32
乌克兰无治主义者的现状和新挑战	35

我们呈现这篇由乌克兰的无治主义者撰写的文章，以说明那里的一些社会运动参与者如何看待过去九年中发生的困难事件。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必须努力应对他们在下面描述的事件以及这些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阅读这篇文章时，应结合我们发表的其它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观点。

这个文本是由来自乌克兰的几个活跃的反威权主义活动家共同组成的。我们并不代表一个组织，但我们一起写了这篇文章，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多个人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其中包括文本中描述的事件的参与者、检查我们主张的准确性的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欧洲的无治主义者。为了写出最客观的文本，我们收到了许多更正和澄清。

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不知道反威权运动能否生存下去，但我们会努力做到这一点。在那之前，这篇文字是试图把我们积累的经验留在网上。

目前，世界正在积极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在进行。

但是，首先。



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活动

2013年，乌克兰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起因是 Berkut（警察特种部队）殴打了对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结盟协议不满的学生抗议者。这次殴打对社会上的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行动号召。大家都清楚，亚努科维奇已经越界了。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了总统的逃离。

在乌克兰，这些事件被称为「尊严的革命」。俄罗斯政府把它说成是纳粹政变，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诸如此类。抗议者本身是一群杂牌军：带着他们的标志的极右翼活动家，谈论欧洲价值和欧洲一体化的自由派领导人，出去反对政府的普通乌克兰人，少数左派。抗议者中反寡头情绪占主导地位，而不喜欢亚努科维奇的寡头们则为抗议活动提供资金，因为他和他的核心圈子在任期内试图垄断大企业。也就是说，对于其它寡头来说，抗议活动代表着拯救他们企业的机会。此外，许多中型和小型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因为亚努科维奇的人不允许他们自由工作，向他们索要钱财。普通民众对警察的高度腐败和任意行为感到不满。以亚努科维奇是亲俄罗斯的政治家为由反对他的民族主义者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侨民加入了抗议活动，认为亚努科维奇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朋友。

如果你看过独立广场集会的视频，你可能会注意到暴力程度很高；抗议者没有地方可以撤退，所以他们不得不战斗到最后。Berkut 用螺丝螺帽包裹眩晕手榴弹，爆炸后留下了分裂的伤口，击中了人们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受伤。在冲突的最后阶段，安全部队使用了军事武器，杀死了 106 名抗议者。

作为回应，抗议者制作了自制手榴弹和爆炸物，并将枪支带到了独立广场。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的行为类似于小型分工。



在 2014 年的独立广场抗议活动中，当局使用了雇佣兵（titushkas），给佯们提供武器，协调佯们，并试图将佯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忠诚力量。与佯们发生了涉及棍棒、锤子和刀子的战斗。

与认为独立广场是「欧盟和北约的操纵」的观点相反，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呼吁和平抗议，把好战的抗议者嘲笑为傀儡。欧盟和美国批评了抢占政府大楼的行为。当然，「亲西方」的力量和组织参加了抗议活动，但佯们并没有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包括极右翼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积极干预运动，并试图对其议程进行支配。由于佯们创建了第一批战斗分队并邀请大家加入，训练和指导佯们，佯们很快就掌握了方向，并成为一支组织力量。

然而，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是绝对的主导。主要的趋势是，这是一场自发的抗议动员，针对腐败和不受欢迎的亚努科维奇政权。也许，独立广场可以被归类为众多「被盗革命」之一。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牺牲和努力被一小撮政客篡夺了权力和对经济的控制。

无治主义者在 2014 年的抗议活动中的作用

尽管乌克兰的无治主义者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有与无治主义者有任何联系的人都被镇压，运动消亡，因此，革命经验的传递也停止了。在历史学家的努力下，该运动在 1980 年代开始恢复，在 2000 年代，由于亚文化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它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但在 2014 年，它还没有准备好应对严重的历史挑战。

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无治主义者是个人活动家或分散在小团体中。很少有人认为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和革命的。在为此类事件做准备的著名组织中，有马赫诺无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联盟（RCAS of Makhno），但在骚乱开始时，它就自我解散了，因为参与者无法为新形势制定战略。

迈丹事件就像特种部队闯入你的房子，你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但你的武器库只有朋克歌词、素食主义、100 年的书，最多就是参加街头反法西斯和地方社会冲突的经验。因此，在人们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时，出现了很多混乱。

当时，不可能对局势形成统一的看法。极右派在街头的存在使许多无治主义者不愿意支持抗议活动，因为佯们不想与纳粹分子站在路障的同一侧。这给运动带来了许多争议；一些人指责那些决定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是法西斯主义。

参加抗议活动的无治主义者对警察的暴行和亚努科维奇本人及其亲俄立场感到不满。然而，佯们无法对抗议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佯们基本上属于局外人的范畴。

最后，无治主义者以个人和小团体的形式参加了独立广场革命，主要是参加志愿者／非军事行动。一段时间后，佯们决定合作，组成自己的「百人团」（60-100 人的战斗小组）。但在支队登记期间（这是独立广场的必经程序），人数众多的无治主义者被携带武器的极右派参与者驱散。无治主义者留下来，但不再试图建立大型的有组织的团体。

在独立广场上被杀害的人中，无治主义者谢尔盖-凯姆斯基 (Sergei Kemsy) 被讽刺地列为乌克兰的死后英雄。他在与安全部队对抗的激烈阶段被一名狙击手射杀。在抗议活动中，谢尔盖向抗议者发出了题为「你听到了吗，迈丹?」的呼吁，他在其中概述了发展革命的可能方式，强调了直接民主和社会转型的方面。该文在这里有英文版本。



一个无治主义者小队聚集。

战争的开始

与俄罗斯的武装冲突始于八年前的 2014 年 2 月 26-27 日晚，克里米亚议会大厦和部长会议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占领。他们使用了俄罗斯的武器、制服和装备，但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标志。普京不承认俄罗斯军队参与这一行动的事实，尽管他后来在纪录片宣传片《克里米亚：通往祖国的道路》中亲口承认了。



2014年3月9日，穿着没有徽章的制服的武装人员在克里米亚阻挡一支乌克兰军事部队。

在此，人们需要了解，在亚努科维奇时期，乌克兰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知道有一支 22 万士兵的俄罗斯正规军在克里米亚活动，乌克兰临时政府不敢与之对抗。

占领后，许多居民面临镇压，这种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的同志也是被镇压者之一。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无治主义者亚历山大-科尔琴科与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奥列格-森托夫一起被捕，并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被转移到俄罗斯；五年后，由于交换囚犯，他们被释放。无治主义者阿列克谢-谢斯塔科维奇受到酷刑，头部被塑料袋闷住，被殴打，并被威胁要进行报复；他设法逃脱。无治主义者叶夫根尼-卡拉卡舍夫于 2018 年因在 Vkontakte（一种社交网络）上发帖而被捕；他仍被关押。



换俘后的无治主义者亚历山大-科尔琴科。

虚假信息

亲俄集会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俄语城市举行。参与者担心北约、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针对讲俄语人口的镇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家庭都有家庭关系，但独立广场的事件造成了个人关系的严重分裂。那些在基辅之外观看俄罗斯电视的人相信，基辅已经被纳粹军政府占领，那里的俄语人口遭到了清洗。

俄罗斯利用以下信息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惩罚者」，即纳粹，正从基辅来到顿涅茨克，他们想摧毁讲俄语的人口（尽管基辅也是一个以讲俄语为主的城市）。在他们的造谣声明中，宣传者使用了极右派的照片，并传播各种假新闻。在敌对行动期间，出现了一个最臭名昭著的骗局：一个所谓的三岁男孩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他被绑在一辆坦克上，在路上拖行。在俄罗斯，这个故事在联邦频道播出，并在互联网上疯传。



来自俄罗斯频道的假新闻。一名妇女讲述了她如何看到处决和一个三岁男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况。

在我们看来，2014 年，虚假信息在产生武装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一些居民害怕他们会被杀死，所以他们拿起武器，呼吁普京的部队。

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

「拉动战争的扳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俄罗斯联邦 FSB（国家安全机构，克格勃的继承者）的上校伊戈尔-吉尔金（Igor Girkin）干的。吉尔金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他决定将亲俄抗议活动激化。他与一队俄罗斯武装人员越过边境，（2014 年 4 月 12 日）占领了斯拉维扬斯克的内政部大楼，以占有武器。亲俄罗斯的安全部队开始加入吉尔金。当有关吉尔金的武装团体的信息出现时，乌克兰宣布了一项反恐行动。



乌克兰社会的一部分人决心保护国家主权，意识到军队的能力很差，于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志愿者运动。那些在军事方面有点能力的人成为教官或组建志愿兵营。一些人作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加入正规军和志愿营。他们为武器、食品、弹药、燃料、运输、租用民用汽车等筹集资金。通常情况下，志愿营的参与者的武器和装备都比国家军队的士兵好。这些分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团结和自我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国家的领土防卫职能，使军队（当时装备很差）能够成功抵御敌人。

亲俄势力控制的领土开始迅速萎缩。然后，俄罗斯正规军进行了干预。

我们可以强调三个关键的时间点：

1. 乌克兰军方意识到，武器、志愿者和军事专家都来自俄罗斯。因此，2014年7月12日，他们开始在乌克兰-俄罗斯边境展开行动。然而，在军事行军过程中，乌克兰军队受到了俄罗斯大炮的攻击，行动失败。武装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
2. 乌克兰军队试图占领顿涅茨克。在他们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在伊洛瓦伊斯克附近被俄罗斯正规军包围。我们认识的人，是其中一个志愿营的成员，也被俘了。他们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的情况。三个月后，由于交换了战俘，他们成功返回。
3. 乌克兰军队控制了德巴尔塞夫市，该市有一个大型铁路枢纽。这破坏了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直接公路。在波罗申科（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和普京的谈判前夕，本应开始长期停火，但乌克兰的阵地却在俄罗斯军队的支持下受到了部队的攻击。乌克兰军队再次被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2014年在伊洛瓦伊斯克开展行动的志愿军战士。

目前（截至 2022 年 2 月），各方已就停火和有条件的「和平与安宁」命令达成协议，尽管不断有违规行为发生，但这一命令得到了维持。每个月都有几个人死亡。

俄罗斯否认有正规的俄罗斯军队存在，并向乌克兰当局未控制的地区提供武器。被俘虏的俄罗斯军人声称，他们被置于演习的警戒状态，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才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乌克兰的战争之中。在穿越边境之前，他们摘下了俄罗斯军队的标志，就像他们的同事在克里米亚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记者发现了阵亡士兵的墓地，但有关他们死亡的所有信息都是未知的：墓碑上的墓志铭只显示他们的死亡日期为 2014 年。

未获承认的共和国的支持者

独立广场的反对者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统一思想是对针对警察的暴力的不满和对基辅暴乱的反对。在俄罗斯文化叙述、电影和音乐中长大的人害怕俄语被破坏。苏联的支持者和二战胜利的崇拜者认为，乌克兰应该与俄罗斯结盟，并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崛起感到不高兴。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认为迈丹抗议活动是对俄罗斯帝国领土的威胁。这些盟友的想法可以用这张照片来解释，照片上有苏联、俄罗斯帝国的旗帜，以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象征的圣乔治丝带。我们可以把他们描绘成威权的保守派，旧秩序的支持者。



苏联、俄罗斯帝国的旗帜，以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象征的圣乔治丝带。

亲俄派包括警察、企业家、政治家和同情俄罗斯的军人、被假新闻吓坏的普通公民、各种极右派个人，包括俄罗斯爱国者和各种类型的君主主义者、亲俄帝国主义者。专案组「Rusich」、PMC[私人军事公司]组织「Wagner」，包括臭名昭著的新纳粹分子阿列克谢-米尔查科夫、最近去世的沙文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媒体项目「Sputnik and Pogrom」的创始人 Egor Prosvirnin，以及许多其它人。还有一些威权左派，他们庆祝苏联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乌克兰极右翼的崛起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右翼通过组织战斗部队和准备与 Berkut 进行实际对抗，成功地在独立广场期间获得了同情。军事武器的存在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其它人与他们抗衡。尽管他们使用了公开的法西斯标志，如纳粹标志、狼钩、凯尔特十字架和党卫军标志，但由于需要与亚努科维奇政府的部队作战，许多乌克兰人呼吁与他们合作，因此很难诋毁他们。

迈丹事件后，右翼积极镇压亲俄力量的集会。在军事行动开始时，他们开始组建志愿营。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速」营。开始时，它由 70 名战士组成；现在它是一个 800 人的团，有自己的装甲车、大炮、坦克连，还有一个符合北约标准的独立项目——军士学校。亚速营是乌克兰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还有其它法西斯军事编队，如乌克兰志愿部队「右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但它们不太为人所知。

因此，乌克兰右翼在俄罗斯媒体中积累了不好的声誉。但乌克兰的许多人认为，在俄罗斯被讨厌的东西在乌克兰是斗争的象征。例如，在俄罗斯被认为是纳粹合作者的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 (Stepan Bandera) 的名字被抗议者积极使用，作为一种嘲弄的形式。一些人自称是「犹太-班德拉」(Judeo-Banderans)，对犹太/共济会阴谋论的支持者进行嘲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嘲弄失去了控制。右翼分子公开佩戴纳粹标志；独立广场的普通支持者声称，他们自己就是吃俄罗斯婴儿的班德尔人，并为此制作了备忘录。极右派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被邀请参加电视节目和其它企业媒体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他们被介绍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独立广场的自由派支持者站在他们一边，认为纳粹是俄罗斯媒体编造的一个骗局。在 2014 年至 2016 年，任何准备战斗的人都被拥护，无论是纳粹、无治主义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还是没有履行任何承诺的政治家。



带有纳粹标志和北约旗帜的极右派战士。亚速营对北约持否定态度；目前，美国不向亚速营转让武器。

极右派的崛起是由于他们在危急情况下组织得更好，能够向其它反叛者建议有效的战斗方法。无治主义者在白俄罗斯提供了类似的东西，他们也成功地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但规模没有极右翼在乌克兰那么大。

到 2017 年，在停火开始后，对激进战士的需求减少，SBU（乌克兰安全局）和国家政府收编了右翼运动，将任何对如何发展右翼运动有「反制度」或独立观点的人监禁或消灭——包括 Oleksandr Muzychko、Oleg Muzhchil、Yaroslav Babich 和其它人。

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大运动，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他们的领导人隶属于安全局、警察和政治家；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对极右翼问题的讨论在民主阵营中越来越频繁，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符号和组织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不是默默地否定关注。

战争期间无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

随着军事行动的爆发，亲乌派和支持所谓 DNR / LR（「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朋克圈内普遍存在着「对战争说不」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来分析一下亲乌克兰和亲俄罗斯的阵营。

亲乌派

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组织，第一批无治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志愿者作为单身战士、军事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单独参战。他们试图组建自己的小队，但由于缺乏知识和资源，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有些人甚至加入了亚速营和 OUN（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原因很平凡：他们加入了最容易进入的部队。因此，一些人改信了右翼政治。

[编者注：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细节——当作者处于全面战争中时，很难确认这些细节——显然，任何所谓的反法西斯分子或「无治主义者」的加入，首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治主义者。我们按照保留了这段话的原样，因为我们相信，批判和将处于时间正中的人们的声音居中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这里读到我们更多的想法。]



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德斯纳的右部基地接受训练。值得注意的是，这张照片包括两名加入武装冲突的莫斯科反法西斯主义者。

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们为在东部受伤的人的康复和在位于前线附近的幼儿园里的防空洞的建造筹集资金。在哈尔科夫也有一个名为「自治」的占屋房，这是一个开放的无治主义社会和文化中心；当时，他们集中精力帮助难民。他们提供住房和一个永久的真正的自由市场，为新来的人提供咨询，引导他们获得资源并开展教育活动。此外，该中心还成为理论讨论的场所。不幸的是，在 2018 年，该项目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特定人和团体的个人举措。它们并没有发生在一个单一战略的框架内。

那一时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一个曾经的大型激进民族主义组织「Autonomnyi Opir」（自主抵抗）。他们在 2012 年开始向左倾斜；到 2014 年，他们已经向左转移了很多，个别成员甚至称自己为「无治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说成是为「自由」而斗争，是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制衡，把萨帕塔运动和库尔德人作为榜样。与乌克兰社会的其它项目相比，他们被视为最亲密的盟友，因此一些无治主义者与他们合作，而其它人则批评这种合作和组织本身。无治主义组织的成员还积极参加志愿营，并试图在军队中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还捍卫妇女参战的权利；AO 的女性成员参加了战斗行动。AO 协助培训中心培训战士和医生，志愿参军，并在利沃夫组织了「城堡」社会中心，收容难民。



2014 年，莫斯科：无治主义者游行反对俄罗斯侵略。

亲俄派

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建立在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的观念上——不是在政治制度上，而是在领土上。普京政权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不是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而是对欧洲的胜利，显示了俄罗斯的实力。在俄罗斯和它所控制的国家，民众获得信息的机会较少，所以普京的宣传机器不屑于创造复杂的政治概念。叙述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和欧洲害怕强大的苏联，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前苏联的整个领土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坦克进入了柏林，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我们将向北约展示谁是最强大的，欧洲之所以「腐烂」，是因为所有的同性恋和移民在那里失去了控制。



2014 年和 2015 年在俄罗斯非常流行的贴纸。题词是「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在左派中保持亲俄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苏联的遗产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由于俄罗斯声称基辅政府是由纳粹和军政府夺取的，因此独立广场的反对者将自己描述为反法西斯和基辅军政府的战士。这种烙印引起了威权左派的同情——例如，在乌克兰，包括「Borotba」组织。在 2014 年最重要的事件中，他们先是采取了反独立者的立场，后来又采取了亲俄的立场。在敖德萨，2014 年 5 月 2 日，他们的几个活动分子在街头骚乱中被杀。这个团体的一些人还参加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其中一些人死在那里。

「Borotba」描述他们的动机是希望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他们敦促欧洲左派声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普京的政治战略家）的电子邮件被黑后，人们发现博罗特巴的成员得到了资助，并由苏尔科夫的人监督。

俄罗斯的威权共产党人出于类似的原因拥护分离出来的共和国。

极右翼支持者在独立广场的存在也促使非政治性的反法西斯分子支持「DNR」和「LNR」。同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其中一些人死在那里。

在乌克兰反法西斯分子中，有「非政治性」的反法西斯分子，他们是次文化上的附庸，对法西斯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我们的祖先曾与之斗争」。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他们自己往往在政治上不连贯，有性别歧视，恐同症，爱护俄罗斯，等等。

支持所谓共和国的想法在欧洲的左派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摇滚乐队「Banda Bassotti」和德国政党 Die Linke。除了筹款之外，班达-巴索蒂还到「新罗西斯」进行了一次巡演。作为欧洲议会的一员，德国林克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亲俄的说法，并安排与亲俄武装分子举行视频会议，前往克里米亚和未获承认的共和国。Die Linke 的年轻成员以及罗莎-卢森堡基金会（Die Linke 党的基金会）坚持认为，这种立场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认同的，但它是由该党最杰出的成员，如 Sahra Wagenknecht 和 Sevim Dağdelen 广播的。



2014 年在顿涅茨克的 Banda Bassotti 乐队。

亲俄立场在无治主义者中并没有得到欢迎。在个人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杰夫-蒙森的立场，他是来自美国的综合格斗选手，身上有无治主义标志的纹身。他以前认为自己是无治主义者，但在俄罗斯，他公开为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工作，并在杜马担任议员。

总结亲俄的「左派」阵营，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特务的工作和意识形态无能的后果。克里米亚被占领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雇员与当地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无治主义者交谈，提出允许他们继续活动，但建议他们今后在鼓动中加入克里米亚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想法。在乌克兰，有一些小型的信息和活动团体将自己定位为反法西斯主义，同时表达了基本的亲俄立场；许多人怀疑他们为俄罗斯工作。他们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很小，但其成员作为「告密者」为俄罗斯的宣传者服务。

还有俄罗斯大使馆和伊利亚-基瓦等亲俄议员提出的「合作」。他们试图利用人们对纳粹的消极态度，如亚速营，并提出付钱让人们改变立场。目前，只有丽塔-邦达尔公开承认以这种方式收钱。她曾经为左翼和无治主义媒体撰稿，但由于需要钱，她用假名为隶属于俄罗斯宣传家德米特里-基谢廖夫的媒体平台写作。

在俄罗斯本身，我们正在见证无治主义运动的消灭和威权共产主义者的崛起，他们正在将无治主义者赶出反法西斯文化。最近最具指示性的时刻之一是在 2021 年组织了一次反法西斯比赛，以纪念「苏联士兵」。

是否存在与俄罗斯全面战争的威胁？一个无治主义者的立场

大约十年前，在欧洲发生全面战争的想法似乎是疯狂的，因为 21 世纪的欧洲世俗国家都在努力渲染他们的「人文主义」，掩盖他们的罪行。当他们确实参与军事行动时，他们是在远离欧洲的地方进行的。但说到俄罗斯，我们见证了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随后的假公投，顿巴斯的战争，以及MH17飞机坠毁。乌克兰不断遭遇黑客攻击和炸弹威胁，不仅是在国家建筑中，而且在学校和幼儿园内。

在 2020 年的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大胆地宣布自己以 80% 的选票结果赢得了选举。白俄罗斯的起义甚至导致了白俄罗斯宣传人员的罢工。但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飞机降落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俄罗斯政府成功地用暴力镇压了抗议活动。

类似的情况在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但在那里，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正规军被拉来帮助政权镇压叛乱，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合作的一部分。

俄罗斯特勤部门将难民从叙利亚引到白俄罗斯，以便在与欧盟的边界上制造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个小组也被揭发，该小组使用化学武器——已经熟悉的「诺维乔克」进行政治暗杀。除了斯克克里帕尔夫妇和纳瓦尔尼之外，他们还杀害了俄罗斯的其它政治人物。普京政

权对所有指控的回应是：「不是我们，你们都在撒谎。」同时，普京本人在半年前写了一篇文章，他断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应该在一起。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构建俄罗斯国家政策的政治战略家，与所谓的 DNR 和 LNR 的傀儡政府有联系）发表文章，宣称「帝国必须扩张，否则将灭亡」。过去两年，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抗议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独立和反对派媒体被摧毁。我们建议在这里阅读更多关于俄罗斯的活动。

综上所述，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且今年比去年高一些。即使是最敏锐的分析家也不太可能准确预测战争何时开始。也许俄罗斯的革命会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写的，那里的抗议运动已经被扼杀了。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无治主义者大多直接或暗中支持乌克兰独立。这是因为，即使有所有的民族歇斯底里、腐败和大量的纳粹分子，与俄罗斯和被其控制的国家相比，乌克兰看起来像一个自由的岛屿。这个国家保留了后苏联地区的「独特现象」，如总统的可替换性、拥有超过名义权力的议会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到社会的额外关注，法院有时甚至按照其宣称的协议运作。说这比俄罗斯的情况要好，并不是说有什么新东西。正如巴枯宁所写的，「我们我们坚信，最不完善的共和国比最开明的君主制要好一千倍坚信，最不完善的共和国比最开明的君主制要好一千倍」。

乌克兰内部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更有可能在没有俄罗斯的干预下得到解决。

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军队作战值得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乌克兰无治主义者目前考虑的选择包括加入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参与领土防卫，游击队活动和志愿服务。

乌克兰现在处于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最前沿。俄罗斯有摧毁欧洲民主的长期计划。我们知道，欧洲对这种危险的关注还很少。但是，如果你关注高调的政治家、极右组织和威权共产主义者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欧洲已经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例如，一些高级官员在卸任后，在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了一个职位（格哈德-施罗德，弗朗索瓦-菲永）。

我们认为「对战争说不」或「帝国的战争」的口号是无效的和民粹主义的。无治主义运动对这一进程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样的声明根本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想逃跑，我们不想成为人质，我们也不想未经斗争而被杀死。你可以看看阿富汗，了解「拒绝战争」的含义：当塔利班推进时，人们集体逃离，在机场的混乱中死去，而留下来的人则被清洗掉。这描述了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它地区后会发生什么。



阿富汗，2021年：人们试图登上北约的飞机，逃离塔利班。

至于对北约的态度，本文的作者分为两种立场。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情况持积极态度。很明显，乌克兰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对抗俄罗斯。即使考虑到大规模的志愿者运动，也需要现代技术和武器。除了北约之外，乌克兰没有其它盟友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故事。当地人被迫与北约合作打击 ISIS——唯一的选择是逃离或被杀害。我们很清楚，如果西方发展出新的利益，或者设法与普京谈判达成一些妥协，北约的支持会很快消失。即使现在，自治政府也被迫与阿萨德政权合作，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没有什么选择。

俄罗斯可能的入侵迫使乌克兰人民在与莫斯科的斗争中寻找盟友。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治主义者在乌克兰或其它地方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应对普京政权的入侵。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接受北约的支持。

本写作小组中的其它人赞同的另一个观点是，北约和欧盟在加强其在乌克兰的影响力时，都会巩固该国目前的「野生资本主义」体系，使社会革命的潜力变得更加不可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旗舰是作为北约领导者的美国，乌克兰被分配到一个卑微的边疆位置：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供应者。因此，乌克兰社会必须认识到，必须从所有帝国主义手中独立出来。在国家的防御能力方面，不应该强调北约技术和支持正规军的重要性，而应该强调社会对基层游击队抵抗的潜力。

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普京和他控制的政权。除了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世俗动机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乌克兰社会的潜力，它是该地区最活跃、最独立、最叛逆的社会之一。过去三十年来，人民长期的抵抗历史就是一个坚实的证明。这给了我们希望，直接民主的概念在这里有肥沃的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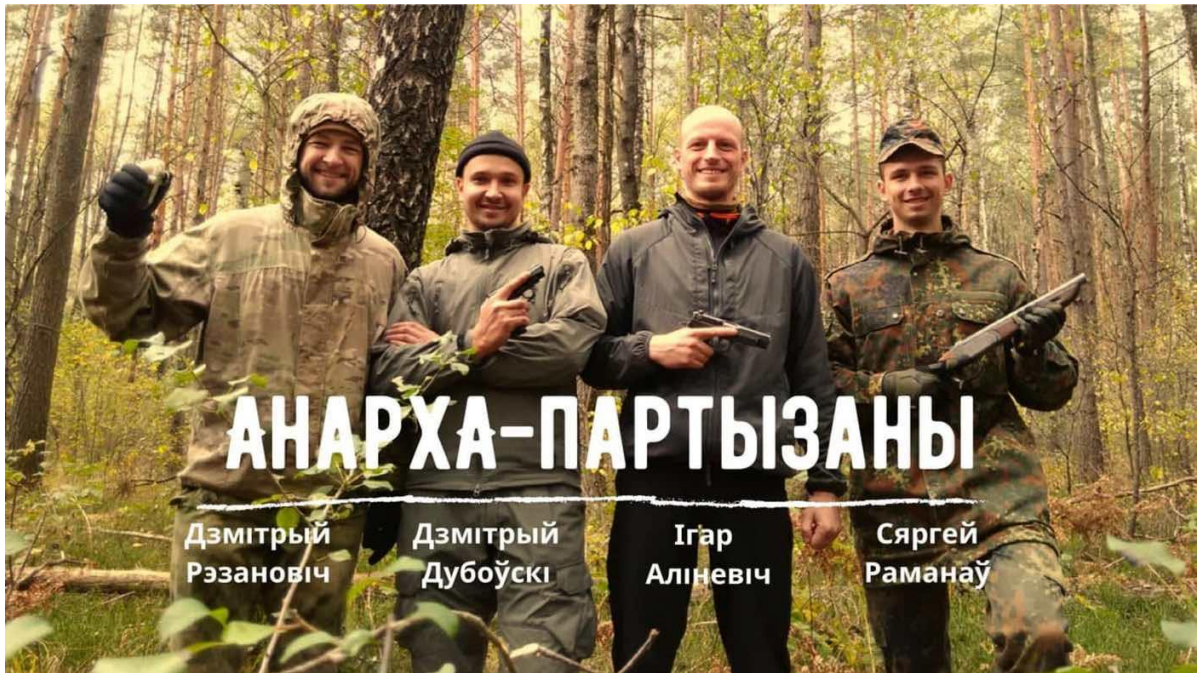
乌克兰无治主义者的现状和新挑战

独立广场和战争期间的局外人地位对运动产生了士气低落的影响。由于俄罗斯的宣传垄断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对外宣传受到了阻碍。由于亲俄武装分子中存在苏联的标志，对「共产主义」一词的态度极为消极，因此甚至连「无治主义-共产主义」的组合也被认为是消极的。反对亲乌克兰的极右派的宣言在普通人眼中给无治主义者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即如果无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不在集会等场合展示他们的标志，极右翼就不会攻击他们。右派手中有许多武器。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挫败感；警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有人很容易被杀而不产生后果。例如，在 2015 年，亲俄活动家 Oles Buzina 被杀。

所有这些都鼓励无治主义者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从 2016 年开始，一个激进的地下组织开始发展；关于激进行动的新闻开始出现。出现了激进的无治主义资源，解释了如何购买武器和如何制作武器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限于燃烧瓶。

在无治主义环境中，拥有合法的武器已被接受。无治主义者训练营使用枪支的视频开始出现。这些变化的回声传到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清理了一个拥有合法武器和练习气枪的无治主义团体网络。被捕者受到电流的折磨，以迫使他们承认恐怖主义，并被判处 6 至 18 年的刑期。在白俄罗斯，在 2020 年的抗议活动中，一个名为「黑旗」的无治主义者反叛团体在试图穿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时被拘留。他们带着一把枪和一枚手榴弹；根据伊戈尔-奥林耶维奇的证词，他在基辅买了武器。



无治主义反叛团体「黑旗」

无治主义者的经济议程的过时做法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大多数人从事「更接近被压迫者」的低薪工作，那么现在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最常见的是在 IT 部门。

街头反法西斯团体恢复了他们的活动，在纳粹袭击的情况下参与报复性行动。其中，他们在反法西斯战士中举行了「不投降」比赛，并发布了一部名为「兜帽」的纪录片，讲述了基辅反法西斯团体的诞生。（有英文字幕）。

乌克兰的反法西斯主义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因为除了大量的当地极右分子，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迁徙到这里，从俄罗斯（包括谢尔盖-科罗特基赫和阿列克谢-列夫金）和欧洲（如丹尼斯-「白雷克斯」-卡普斯丁），甚至从美国（罗伯特-兰多）。无治主义者一直在调查极右派的活动。

有各种活动团体（古典无治主义者、同性恋无治主义者、无治女权主义者、「粮食不是炸弹」、生态倡议等），以及小型信息平台。最近，在电报 @uantifa 中出现了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反法西斯资源，复制了其英文出版物。

今天，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逐渐平息，因为最近出现了许多联合行动和共同参与社会冲突。其中最大的行动是反对驱逐白俄罗斯无治主义者 Aleksey Bolenkov（他设法赢得了对乌克兰特别事务的审判并留在了乌克兰），以及保卫基辅的一个区域（Podil）免受警察突袭和极右派的攻击。

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小。这主要是因为需要组织和无治主义结构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或否认了。（在回忆录中，内斯特-马赫诺在无治主义者失败后也抱怨过这个缺点）。无治主义团体很快就被 SBU[乌克兰安全局] 或极右势力击垮。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停滞期，正在发展，因此我们预计会有新的镇压和 SBU 控制运动的新企图。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用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最激进的方法和观点。如果自由主义者喜欢在警察或极右派攻击时向警察抱怨，无治主义者则提出与其它遭受类似问题的团体合作，并在有可能发生攻击时为机构或事件辩护。



无治主义者现在正试图在社会中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横向基层联系，以便社区能够解决自己的需求，包括自卫。这与普通的乌克兰政治实践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提议围绕组织、代表或警察团结起来。组织和代表往往被收买，而聚集在佢们周围的人仍然被欺骗。例如，警察可能会捍卫 LGBT 活动，但如果这些活动家加入反对警察暴行的暴动，佢们就会生气。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想法中看到了潜力——但如果战争爆发，主要还是参与武装冲突的能力。

更多阅读，你可以从这篇 [Fighter Anarchist](#) 对此文的回应开始。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佚名

战争与无治主义者
乌克兰的反权威视角
2022年2月15日

于 2022-02-27 从 zhuanlan.zhihu.com 拾获
原文来自 crimethinc.com。

zh.anarchistlibraries.net